

禅宗基本

永信法师著

现在社会上已经兴起“禅宗热”，书店里或书摊上有关禅宗的书籍随处可见。早些年人们热衷读铃木大拙的禅学和蔡志忠的禅宗故事漫画，这些年人们又热衷读南怀瑾的著作。最近，带有浓厚禅宗趣味的小文章、小集子，比如林清玄等，也深受人们欢迎。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，社会上有这么多人喜欢禅宗，喜欢佛教，当然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。尽管有许多人对禅宗的理解很浅，甚至有些偏，但毕竟都是向佛的门路。如何引导人们走上向佛的正路，培养人们对于佛教的正信，正是我们全体佛教徒的责任。

禅宗作为佛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要普及途径之一，自达摩祖师首开风气以来，一直受到人们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欢迎。即使在达摩时代，人们对禅宗就表现了极大的热情，“亡心寂默之士，莫不归信。”从唐朝开始，禅宗逐渐成为汉地佛教的主要潮流，并相应地形成了通过参禅门径学佛的传统。禅宗与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所以只要社会生活安定，人们就会对禅宗倾注极大的热情，参禅风气大盛；历朝如此，并留下了许许多多美谈，比如：王维与神会，苏东坡与佛印，以及《灯录》里无数趣味盎然的公案故事，等等。目前，港、台地区参禅风气很盛，这与那里生活条件较好有很大关系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大陆也会掀起参禅潮流，现在社会上的“禅宗热”正是一种预兆。

参禅作为学佛修行途径，实是一项非常艰苦的事业，决不象禅宗公案表面上给我们印象的那么轻松有趣。参禅参透了，会轻松有趣；在没参透以前，是很苦的。所以参禅需要我们投入全部的真诚、全部的热情才行。当然，现在社会上的“禅宗热”，还不叫参禅，只能说是门外看热闹，就象看电影，他们还正在电影院门口看电影广告，或者正在买门票，他们还没有进入电影院放映厅里面看上电影。总的说，他们对佛教的理解还非常浅，甚至有些偏。如果问一问他们：“禅宗有些什么？”他们大多会答：“参话头，求解脱。”有的甚至会答：“有趣，好玩。”他们大多被趣味盎然、机锋丛生的禅宗公案故事本身所吸引而着迷，他们可能还都没有认真真想到，这些禅宗公案是历代僧人创作的，从而应该把这些禅宗公案与僧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。读禅宗公案，一定要把禅宗公案与僧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读，否则就容易读偏。比如我们读到“达摩面壁九年”，不能几秒钟就读过去了，要设心处地想想，面壁九个年头，是多么的不容易，是多么的漫长和艰难，甚至想到日常起居，吃喝穿住，风霜雨雪。一般人，即使现在让他在少林寺院住一个月，可能都受不了，太寂寞啦，太清苦啦。至于说到二祖慧可断臂立雪，可能很多人一听脸都吓白了；过去常听老和尚说，谁谁燃指割肉供佛，谁谁刺血写经，现在许多人，打针都咬牙咧嘴。即使那些看上去轻松活泼的公案，也无不是僧人们长年累月苦修的结果。如果把禅宗公案比作美丽的花朵，那么这些美丽的花朵得以生长的，正是僧人们的日常不懈的修持。我们欣赏花朵，不能光看花朵，还要看到支着花朵的枝叶，甚至根茎、泥土。花朵离不开枝叶、根茎、泥土。花朵离开后者，便成枯花凋谢。这些禅宗公案故事也一样，离不开僧人们的日常修持。只有基本的东西深厚了，日常修持的功夫到了，那么，参禅才能开花结果。如果没有基本的日常修持来保证，参禅参一辈子也不会开花，更谈不上结果。禅宗有个有名公案，就是大灵山法会上佛陀拈花，迦叶微笑的故事，佛陀拈出一朵美丽的花朵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美丽的花朵所迷转，唯独迦叶不被所转。我们读禅宗公案故事一样，所有的公案故事都是美丽的花朵，我们是不是被迷转，那就看我们自己。

因此，我们喜欢公案的花朵同时，要念念不忘禅宗的基本。禅宗的基本，也是佛教的基本，就是僧人们的日常修持，也就是达摩祖师一开始就教导我们的“四行”。“四行”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佛教义理，而是通俗易行的学佛基本原则，对于今日的信众来说，“四行”的内容最熟悉不过了，因为上千年以来，大家都是这么做的。离开了“四行”，禅宗不成为禅宗，佛教不成为佛教。所以，达摩祖师是在“四行”的基本原则上传授“即心即佛”禅宗殊胜法门的。“四行”，就是强调了“行”在学佛中的重要性。“行”在，佛教在，禅宗在。禅宗不会仅仅是参话头，然后一悟成佛，世间没有这等便宜事，出世间更没有这等便宜事。所以，我们喜欢禅宗公案，并希望佛教对自己的人生有所帮助，那就不能停留在欣赏上，还需要了解佛教的基本内容。只要了解了佛教的基本内容以后，才会懂得禅宗之所以是禅宗的道理，懂得参话头如何参法，公案又是怎么一回事。

佛教的基本是正信、正愿、正行，它体现在佛教徒的日常修持上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禅宗也不例外。首先，不管你什么宗，只要是出家众，都是一样的，一个光头一身袈裟，平时吃住在寺院里，烧香，拜佛，做功课，守五戒，行十善，过着与世俗生活有别的日常生活。出家人

过与世俗有别的日常生活，本身就是日常修持，易于培养出家人的净心净行。社会上流传着关于出家人的俗语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一个人真的能坚持每天撞钟，三年五年撞下来，他的心行肯定会发生变化，可以说，他的学佛基本功已经比较扎实了。其次，在禅宗早期，达摩祖师亲自带头修苦行，书上叫头陀行，面壁九年，实际上就是苦行。即使后来禅宗有了自己的丛林，还提倡实行农禅并举，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”象我们少林寺，现在还有自己的田地，都是我们僧人自己耕作。再次，有了上述的日常修持以后，我们再说到禅宗别具特色的“即心即佛”殊胜法门，以参话头为例。话头很多，各色各样，如：什么是佛祖西来意，念佛是谁，爹妈生你以前你在哪里，等等。话头虽异，参法一样，都要求我们全心全意去参。刚开始参，大家觉得有劲使不上；参得时间长了，只要得法，大家就觉得慢慢得劲了。参话头不是让我们寻求字面的答案，而是通过寻求答案，通过持续不懈地寻求答案，使我们进入特定的、无杂念的心境，然后，只要功夫到了，机缘成熟了，就象瓜熟蒂落，开悟了，终于寻到了人生的大答案。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日常修持功夫，没有正信、正愿、正行，他参起话头来是很难进入那种特定的无杂念的心境，据说，过去有不少人参话头参神经病了，就是因为善根不够，日常修持没有。

下面谈谈我本人对于禅宗的整体看法。作为出家人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最终都是为了引人向佛学佛，获得人生的大受用，这也是释迦世尊的本怀。我们不应固守哪宗哪派，好像开小店一样，这不好。佛教的所有法门，没有哪个好哪个坏，我们也不能说法门哪个好哪个坏，只能说我们会不会使用法门，甚至会不会创造法门。这一切，全取决于对象，即具体众生的根性如何。如果是契理契机，说明我们做得好，如果不能契理契机，说明我们没做好。我们出家人化度众生，不能只拿一个法门，说我只会棒喝，我只会教人念佛，那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们化度众生，要主动走向众生，碰到谁就是谁，要善于活用法门，要让法门迎合众生，不能倒过来让众生迎合法门，所以，我们绝不能固守哪宗哪派，不能认为我是哪宗哪派人，比如我是禅宗，我就不能劝人念佛，如果劝人念佛了，好象就出卖了祖宗一样，这样不好。这有违佛教教理。我是少林寺僧人，少林寺是禅宗祖庭，少林寺成为禅宗祖庭是历史造成的，不是谁封的。所以我还是很开放的，并不自以为什么什么的传人而作茧自缚。这是我对禅宗的基本立场。

由此反观整个汉传佛教的历史。我认为，有些佛教史书采用分宗分派的方法论述汉传佛教历史不好，这样做容易掩盖了佛教整体发展的真实情况。历史上任何一个宗派的产生，以至消失，都是作为整体佛教发展的一个环节，并对整体佛教的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一个宗派的消长，取决于它与整体佛教发展的关系或作用如何，不存在各个宗派之间“斗争”的结果。粗粗地分，汉传佛教经历了初传、译经、整理、弘扬四个过程。唐朝是汉传佛教最重要的翻译、整理时期，产生的宗派最多。宗派多，表明着佛教教义的细化和完善，意味着汉传佛教教义建设的成就，同时亦意味着汉传佛教教义建设的完成。有些宗派的合并、稍歇，甚至消失，是自然而然的，因为它们做了它们该做的事情，比如：俱舍宗、成实宗，法相宗、三论宗等。后来禅宗、净土宗、天台宗等兴盛不衰，是由于这些宗派属于弘扬性质，化度众生的权巧方便法门，和法相宗那样属于建设佛教教义性质的宗派不一样，两者的区别有如电视机的使用和制造。后来禅宗、净土宗、天台宗等兴盛，并不是这些宗派的“胜利”，而是汉传佛教已经进入弘扬时期的必然结果。实际上，我觉得禅宗，净土宗、天台宗等法门差别是很表相的，禅宗的参话头，净土宗的念佛，天台宗的止息观想，甚至包括打坐，功夫用到一定程度，境界都是差不多的，都是一个降熄妄想的过程，最后完全熄掉妄想。

我本人并不赞同唐朝是汉传佛教黄金时期说法，唐朝确实是汉传佛教教义建设的黄金时期，但教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弘化。我们不能用表面的辉煌，比如当国师，受皇帝恩宠，来衡量佛教的成就，否则就著了外相。相传达摩与梁武帝交谈不契，达摩反对的就是这个。佛教的弘化是长期的、大量的、平凡的、默默的工作，不是搞政治运动。佛教教义的弘扬和建设，是互为表里的两方面，两者互相联系，但不能互相取代。

【录自：少林寺主页之禅露集】